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形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二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專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順天所以應人

天和至而人和盡天樂通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蟹自蟹耳非吾師之慕仁者兼愛之名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為之妙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所以畜天下者莫為哉天樂而已矣

呂註靜而聖自內而言動而王自外而言無為也而專則所以臣天下者無事於才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所以服天下者無事於文采凡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為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為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於此而已整物不為戾澤世不為仁以至雕琢衆形而不為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

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為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也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崇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所以為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疑獨註前論聖賢出處之迹不同故此云以其靜而言之均可以為聖以其動而言之均可以為王以之處下為素王以之閑居則十服無為也而貴所謂良貴是已聖人之心未始以天下之器為器抱吾之樸而已未始知天下之色為色見吾之素而已若然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所以自任於性命之內明白於天地之德大本大宗言命與性惟其任性命而與天和所以調天下而與人和天與人豈相勝哉故各

盡其樂也雖樂而不知其所以樂適其自
然而已其生也天行適來時也其死也物
化適去順也其所以不生不化者豈非天
樂哉動靜各得其宜故無天怨人非無物
累鬼責道合乎天故其動也天德及乎幽
故其靜也地物無所累心定乎一出而王
天下則萬物各正性命鬼不崇則無天傷
魂不疲則神凝而性復矣若然者一心定
於內萬物服於外虛其知靜其心推天地
之大本通萬物之至理此又所謂天樂無
所往而不過也聖人之心所以能畜天下
者以此

評道註言靜而聖則動而王者明之出也
動而王則靜而聖者神之降也樸者器之
本器於天下或用或捨樸則不期於用捨
而常尊者素者色之本也於天下或善或惡
素則不期於好惡而常貴故樸素而莫與
之爭美政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和天地
和則萬物遂萬物遂則神鬼寧神鬼寧則
幽有所歸明不為厲所以人歸德於鬼鬼

歸德於人而天下明白矣老子云以道治
天下其鬼不神列子云物無疵癘鬼無靈
響是也

碧虛註靜而聖動而王皆以無為為尊樸
素為美乾坤以簡易為德簡易者萬物之
宗本宗本不失則人事和人事和則天理
順而陰陽宣暢矣自離非義也自榮非仁
也自永非壽也自化非巧也不為它役故
曰天樂物物自樂自和則動不為動靜不
為靜矣心定者造化不能移陰陽不能改
與太虛不二也聖人之心能養天下者太
和而已矣

庸齋云靜而聖動而王即是內聖外王四
字其道樸素無文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
若曉然知此天地之德則可與天為徒和
猶合也大本大宗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
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克曰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吾師乎至不為
巧數句先見大宗師篇以為許由之言此
則上加莊子曰顯見是兩言不可作實話

看天行乎天理之自然物化隨物而化
也靜為陰動為陽波流也聖門只曰不怨
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鬼責兩句愈
自精神鬼見曰崇魂倦曰疲曰鬼曰魂即
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
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
樂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以無
為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
為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為日月
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
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
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
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為
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
也整物不為度澤世不為仁忘乎善惡
也至於忘善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
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為天行
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
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

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慈一心定而無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故鬼不崇無物累故魂不殍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為而不服此無它以虛極靜篤之理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焉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感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責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

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

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臣及其為臣亦無餘也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非有為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權則非臣矣各司其任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下用者

亦自耳但居下者觀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為各用其性而天機互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為誰有為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各絲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堯舜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為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不報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所作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此大道之序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雖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當其形形明而無所復改物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愚知貴賤各

當其才行其所能之情而無相易業名稱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刑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通順序之道寄當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呂註無為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故有餘有為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為而已故上無為下亦無為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為而尊者天道有為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為上亦有為而與下同則言道上也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為之慮辦不自悅而天下為之悅能不自為而天下為之為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長之也帝王無為而天下功非我為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為也者

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寞無為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其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先後為出於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此百家之所以往而不反聖王之道所以闇鬱而不發也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

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刑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實罰當於理憑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偽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為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驟語刑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為本始歟則則不正以末為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疑獨註帝王之德宗乎天地故覆載之功大主乎道德故萬物不能移常乎無為則無不為矣以有為而為則有所不足以無為而為則其為有餘古之人所以貴乎無為也無為者為上之道有為者為下之道為上者以道揆故兼物物為下者以法守

故以物物上不兼物物非帝王之德下不以物物非臣職之任此上下之分也古之王天下者循道而行順理而動未嘗見其有為之迹知而不自以為慮辯而不自以為悅能而不自以為為德配天地之化育故無為而天下功神者妙萬物富者畜萬物天能神而不能富地能富而不能神帝王能天能地而德充大於其間易所謂聖人成能者是已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形而上者道之本形而下者道之末其本則要其末則詳主道無為所以執其要臣道有為所以貴乎詳下之五末是也為帝王者守其至要主其大本則所謂末者自舉矣為臣者必分之以職各任其事運其精神動其心術勤勞盡瘁然後事從之而成也夫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法成則末學者從之而起不知所當先者道也故君先臣從父先子從此自然之理神者明之妙明者神之祖天所以為神地所以為明天尊地卑神明之位分矣春夏

先秋冬後聖人因之先賞而後刑也變者離無入有化者因形移易萌者物之達區者物物所以有別也夫萬物生死區別盛衰變化形狀不一者咸歸於自然隨天之序而已況人倫之大者豈不若是哉蓋自然至理其本出於天地其用散於人倫苟失其序則悖天廢人其可以為道乎萬物待是而存者天莫不由是而出焉者道道之在我曰德以德愛人曰仁愛而宜之曰義先後上下謂之分不侵不擅謂之守形者物此也名者命此也因其形名而任以所宜為必原其情必省其事然後辨是非明賞罰愚知所處得其宜貴賤所履當其位仁賢不肖各行其能無以彼此飾其情也能各有限名必當實以此事上喜下以此治物脩身則知謀無用而歸於自然其治所以至極也舉書曰者逸書也有名者皆因形而命之此道之所以散若冥之以道則長於上古先於天地未嘗有形未嘗有名故非所以先也五者陰陽之中所謂

命也至於命乃可命物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者陽數之極賞罰者量時而通變又為道之終故九變而賞罰可言刑名者道之末賞罰者道之終語道而不求其本始皆為倒逆也為人所治者知治之具治人者知治之道也知治之具者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辯士一曲之人蔽於道者也

詳道註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縷微物猶不可無序而況道乎莊子於人道則述君臣父子之義於天道則推春夏秋冬之理自天至刑名明道與物之自然因任至賞罰明人事之使然也蓋因任不足然後有原省原省不足然後有是非是非不足然後有賞罰賞罰雖非治天下之道亦治之具也伯成子高以禹用賞罰而去焉者蓋譏其以教之末者為本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刑名物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本賞罰末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始也

碧虛註以天地為宗不稱長也以道德為主不屬賞也以無為為常常不矜故有餘君忠無不容仁也臣道無不理義也君當垂拱無為若同臣道理事是不主也臣當職事有為若同君德容納是不臣也上不專執任羣才之能故無為而用天下臣職

所司以勤勞治事故有為而為天下用也由是知知落天地必取眾謀辯靡萬物必取眾議能窮四海必待眾為斯無為之業也天降氣而長育故其神於天地升氣而產化故莫富於地帝王自治而功成故德合二儀也本謂理末謂事理在簡要君道也事在詳備臣職也本末雖異須待精神實運心術發用先循理本然後事末以表之先後之序隨物生焉然非聖人不能法象以序立教以道為主法度立而利害隨之用貴賤之位而賞罰愚因才能之分而徇名求實以上九目為世治教五變而刑名可舉取五行生剋之義九變而賞罰可言陽九極變之旨也刑名以天理道德

為本賞罰以刑儀名器為始專任賞罰豈非倒道乎語失次序豈非逆說乎刑名賞罰治之具妙用次序治之迹迹所以為天下用理可以用天下也名數禮教下之所以上事上也無為自化上之所以畜下也

虞齋云落天地言其大靡萬物言其巧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帝王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補助故五兵之運德之末明刑以弼教故賞罰五刑教之末禮法刑名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言皆從心生非由外練也未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此論尤妙看得莊子亦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蓋當知所先後若天地之行威者非一時而威衰者非一時而衰故曰殺也所尚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也次陳為治之序凡有九等分守職也刑名稱也因任因所職而任之原免者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去之

矣是非旌別淑惡也賞罰捷以記之車服以彰之類德知處宜言當其任履位猶當位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分能由名各有所處而無容心歸於自然而已古書雖有刑名之說未嘗舍本以求末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則失其本始是治於人而為天下用非所以用天下也刑名賞罰為治之具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也刑名即形名古文通用

夫以天地為宗道德為主者豈有它哉以無為為常而已無為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為有為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辨不自悅能不自為無為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此無為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未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

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而物之感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卿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變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名以考實事上畜下治物修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蓋衍上文餘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形一

武林道士 補 仙 學

天道第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地而已矣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常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乎則目嫌有事故曰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德而已矣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乎矣則其稅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